



郭注莊子

三

大宗師
應帝王

13
3570
3



門口 13
號 3570
卷 3

莊子南華真經卷二

內篇

大宗師

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富其所宗而師者無心也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

知天人之所為者皆自然也則

內放其身而外冥於物與衆玄同任之而無不至也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

也天者自然之謂也夫為為者不能為而為自為耳為知者不能知而知自知耳自知耳不知也

不知也則知出於不知矣自為耳不為也

則為出於不為矣為出於不為故以不為為主知出於不知故以不知為宗是故真人遺知而知不為而為自然而生坐忘而得故知稱絕而為名去

郭象注

分類 312
卷 129110

49
50 2603

以養之以猶而已

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

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者是知之盛也。人之生也

形雖七天而五常必具故雖區區之身乃舉天地

以奉之故天地萬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無

也一物不具則生者無由得生一理不至則天年

無緣得終然身之所所有者知或不知也理之所存

者為或不為也故知之所知者寡而身之所所有者

眾為之所為者少而理之所存者博在上者莫能

器之而未求其備焉人之所知不必同而所為不敢

異異則偽成矣偽成而真不喪者未之有也或好

知不倦以困其百體所好不過一枝而舉根俱弊

斯以其所知而害所不知也若夫知之盛也知人

之所為者有分故任而不疆也知人之所知者有

極故用而不蕩也故所知不以無涯自困則一體

之中知與不知聞相與會而俱雖然有患雖然有患雖知盛

全矣斯以其所知養所不知也未若遺

知任天之無患也夫知有所待而後當夫知者未能無可

也若乃任天而生其所待者特未定也無不可故必有待

者則遇物而當也有定也庸

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我生

天也必欲益之入也然此人之所謂耳物無非天

也天也者自然也人皆自然則治亂成敗遇與不

遇非人為也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有真人而後

皆自然耳天下之知皆

得其真而不可亂也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凡寡皆不

者不雄成不恃其成不暮士縱心直前而羣士自

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直自全當而無

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

經

能登假於道也若此

言夫知之登至於道者若此之遠也理固自全非畏死也

故真人陸行而非避濡也遠火而非逃熱也無過而非其措當也故雖不以熱為熱而未嘗赴火不以

濡為濡未嘗蹈水不以死為死未嘗喪生故夫生者豈生之而生哉成者豈成之而成哉故任之而

無不至者真人也豈有槩意於所遇哉古之真人其寢不夢無意其

覺無憂當所遇其食不甘理當其息深深真人之

息以踵乃在根本中來象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嗑言若

哇氣不平暢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深根寧極然後反一無欲古之

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與化為體其出不訢其入不

距泰然而往儵然而來而已矣寄之至理故往來而

不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終始變化皆忘之矣豈直逆忘其生而猶

復探求受而喜之遇之所受者何物忘而復之復

不由於識乃至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

真人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

人知用心則背道助天則傷生故不為也若然者其心志所居而

寂雖行而無其頽頽貌大村淒然似秋殺物非

然似春為仁也喜怒通四時夫體道合變者與寒暑同其溫嚴而未嘗

有心也然有溫嚴之貌生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

無心於物故不奪物宜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

無物不宜故莫知其極

不失人心利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因人心之所欲亡而亡之

故不失人心也夫白日登天六合俱照非愛人而

蒙澤者不謝妻乎若秋霜故樂通物非聖人也夫

之自降故彫落者不怨人無樂也直莫有親非仁也至仁無親任天時非

賢也時之者未若忘時利害不通非君子也是并

之塗而就利違害行名失已非士也善為士者遺

則傷德而累當矣名當其實而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自失其性而矯

矣安能若狐不借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

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

殉人疏
本作效
人亦是

也斯皆舍己殉人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與物

而非朋黨若不足而不承冲虛無餘如若不足也下之

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常遊於獨張乎其虛而不華

也曠然無懷邴邴乎其似喜乎至人無喜暢然崔

乎其不得已乎動靜行止常濔乎其似我色也不以

也已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至人無厲

故若厲也警乎其未可制也高放而連乎其似好閉也

綿邈深遠恍乎其言也不識不知而天機以刑

為體刑者治之以禮為翼禮者世之所以以知為

體非我為自行耳非我制

如若疏本無若字

時知者自時之以德為循德者自彼所以刑為體循非我作

者綽乎其殺也在治之自殺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故雖殺而寬

於世也順世之所行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故無不行

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尋不得已之

勢也曠然無清羣知之府也承百流之會居師人

之極者奚為哉在時世之知以德為循者言其與

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以本也以性言之則性

有足者至於丘也丘者所以本也夫物各有足是於本也

付羣德之自循斯與有足者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至於本也本至而理盡矣而人真以為勤行者

也凡此皆自彼而成成之不在已則雖處萬機之

識言之在口而人之大迷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

真謂至人之為勤行者也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

之也常無心而順彼故好與不一其一也其一不

一也其一也天徒也其不一也人徒也夫真其

一與天為徒無有而不其不一與人為徒彼彼而

也人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夫真人同天人不

相非天人不相勝故曠然無不死生命也其有夜

且之常天也其有晝夜之常天之道也故知死生

係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夫真人在晝得

哉死生為晝夜豈有所不得乎人之有所不得而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

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卓者獨化之謂也夫相因之功莫若

三十三

注夫真者云獲罪于天無所禱之意

不足者謂沫也直歸謂浮

獨化之至也。故人之所因者天也。天之所生者獨化也。人皆以天為父。故晝夜之變。寒暑之節。猶不敢惡。隨天安之。況乎卓爾獨化。至於玄冥之竟。又安得而不任之哉。既任之。則死生變化。唯命之從也。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已。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

乎。夫真者不假於物。而自然也。夫自泉涸魚相與

處於陸。相响以濕。相瀉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其

不足而相愛豈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

化其道。夫非譽皆生於不足。故至足者忘善惡。遺

堯桀之所在邪。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我以死。勞老為我佚。死為我息。四者雖變。未始非

我。我奚惜哉。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死與生皆

則已有善。則生不獨善也。故若夫藏舟於壑。藏山

於澤。謂之固矣。無逃之極。然後明之。以必變之符

將任化而無係也。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

也。夫無力之力。莫大於變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

趨。新負山嶽。以舍故。故不暫停。忽已涉新。則天

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也。世皆新矣。而自以為故。舟

日易矣。而視之若舊。山日更矣。而視之若前。今交

一臂而失之。皆在真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復今

我也。我與今俱往。豈常守故哉。而世莫之覺。故謂

今之所遇。可係藏小大有宜。猶有所遇。不知與化

而在。豈不昧哉。藏之使不化。則雖至深至固。各得其宜。而無以

禁其日變也。故夫藏而有之者。不能止其遷也。無

藏而任化者。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

變不能變也。恒物之大情也。無所藏而都任之則與物無不真。與化無不一故無外無內無死無

生體天地而合變化。索所遯而不得。特犯人之形。

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乃是人形

萬化之一遇耳。未獨喜也。無極之中所遇者。其為

樂可勝計邪。本非人而化為人。化為人失於故矣。失故而喜。喜所遇也。變化無窮何所

不遇。所遇而樂。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

樂。豈有極乎。皆存。夫聖人遊於變化之途。放於日新之流。萬物

得遯之哉。夫於生為亡而於死為存。善天善老善始

人者萬物中之物 故注曰萬物之馬

樂本獨 者足

陸云古作鄙者 吾鄙

善終人猶效之。此自均於百年之內。不善少而否

粹猶足以。又况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此

同萬物而與化為體。故其為。夫道有精有信。無為

無形。有無情之情。故無為也。可傳而不可受。

宅之莫能。可得而不可見。咸得自容而自本自根。

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明無不待。神鬼神帝生天

生地。無也。豈能生神哉。不神鬼帝而鬼帝自神。斯

不生之生也。故夫神之果不足以神而。在大極之

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

稱者名号之也

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言道之無所不在也故在高為無高在深

為無深在久為無久在老為無老無所不在而所在皆無也且上下無不格者不得以高卑稱也內外無不至者不得以表裏名也與化俱移者不得言久也終始常無者不得謂老也狝韋氏

得之以摯天地伏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

古不志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崐崙

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

之以登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禹強得之立乎

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

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傳說得之以相武

エツルネテ

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道無能也此言

得之於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自得耳道不能使之得也我之未得又不能為得也然則凡得之者外不資於道內不由於已掘然自得而獨化也夫生之難也猶獨化而自得之矣既得其生又何患於生之不得而為之哉故為生果不足以全生以其生之不由於已為也而為之則傷其真生也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

何也曰吾聞道矣聞道則任其自生故氣色全也南伯子葵曰道

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トコトコト梁倚有聖

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

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

南華經

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參日

而後能外天下外猶遺也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

而後能外物物者朝夕所須切已難忘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

日而後能外生都遺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遺生則不

惡死不惡死故所遇即安器然無滯見機而作斯朝徹也朝徹而後能見獨當所

遇而安之忘先後之見獨而後能無古今與獨俱往無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夫係生故有死惡死故有生是以無係無

惡然後能殺生者不死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

將也任其自將故無不將無不迎也任其自迎故無不迎無不毀也任其自毀故無不毀

自毀故無不成也有其自成故無不成其名為櫻寧夫與物冥者物

縈亦縈而未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物縈而獨不縈則敗

矣故縈而在之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

則莫不曲成矣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

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

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者所以名無而非無玄冥聞之參

寥未階名以至無者必得無於名表故雖玄冥猶未極而又推寄於參寥亦玄之又玄也參

寥聞之疑始夫自然之理有積習而成者蓋階近以至遠研粗以至精故乃七重而後

無之名九重而後疑無是始也子祀子輿子犁子來四人相與語

上之無
有名之
及之

南華經

卷三

七

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春以死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願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診其心閒而無事診陵亂也不以^{為患}蹠蹠而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夫任自然之變者無嗟也與物嗟耳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

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鴟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浸漸也夫體化合變則無往而不因且夫得者時也當所遇之時失者無因而不可也時不暫停順往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順也而去世謂之失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能自解則衆物共結之矣故能且夫物不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天不能無晝夜我安能無死生而惡之哉俄而子來有病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夫死生猶寐寐耳於理當寐不願人驚之將化而死亦宜無為怛之也倚

其尸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唯命之從陰陽於人不趨於父母自古或有能違父母之命者未有能違陰陽之變而距晝夜之節者也 彼近吾死而

我不聽我則悍矣彼何罪焉 死生猶晝夜耳未足為遠也時當死亦非

所禁而橫有不聽之心適足捍逆於理以速其死其死之速由於我悍非死之罪也彼謂死耳在生故以死 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

為彼 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理常俱也 今大

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大冶必以為不

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

必以為不祥之人 人耳人耳唯願為人 也亦猶金之踴躍世皆知金之不祥而不

能任其自化夫變化之道靡所不遇今一遇人形

豈故為哉生非故為時自生耳矜而有之不亦妄

乎 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

不可哉 人皆知金之有係為不祥故明已之無異於金則所係之情可解可解則無不可也

成然寐遽然覺 寐寐自若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

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

相為 夫體天地真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管未嘗相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

未嘗相為而表裏俱齊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股肱以營五藏則相營

愈篤而外內愈困矣故以天下孰能登天遊霧撓

挑無極無所不任相忘以生無所終窮忘其生則無不忘矣故能隨變

任化無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若然者豈

友哉蓋寄明至親而無愛念之逆情也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

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及其真而

我猶為人猗人哭亦哭俗內之迹也齊死生忘哀樂臨尸能歌方外之志也子貢

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

是惡知禮意夫知禮意者必遊外以經內守母以存子稱情而直往也若乃矜乎名聲

牽平形制則孝不在誠慈不在實父子兄弟懷情相欺豈禮之大意哉子貢反以告

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

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

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夫理有至極外內相冥未

有極遊外之致而不冥於內者也未有能冥於內

而不遊於外者也故聖人常遊外以弘內無心以

順有故雖終日揮形而神氣無變俯仰萬機而淡

然自若夫見形而不及神者天下之常累也是故

觀其與羣物並行則莫能謂之遺物而離人矣觀

其體化而應務則莫能謂之坐忘而自得矣豈直

謂聖人不然哉乃必謂至理之無此是故莊子將

明流統之所宗以釋天下之可悟若直就稱仲尼

之如此或者將據所見以排之故超聖人之內迹

則夫遊外弘內之道坦然自明而外內不相及而

莊子之書故是超俗蓋世之談矣夫弔者方內之近事也

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施之於方外則陋矣

彼方且與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皆真之故

無彼以生為附贅縣疣若疣之自懸贅之自附此氣之時聚非所樂也以

死為決疣潰癰若疣之自決癰之自潰此氣之自散非所惜也夫若然者

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死生代謝未始有極與之俱往則無往不可故

不知勝負假於異物託於同體散變化無方皆異

物也無異而不假故所忘其肝膽遺其耳目任之於理

假雖異而共成一體也五臟猶忘何物足識哉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而冥往也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未始有識故能放身於

變化之塗玄同於反覆之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

波而不知終始之所極也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逍遙乎無為之業所謂無為之業非拱默而已所謂塵垢之外非伏於山林也

彼又惡能憤憤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

哉其所以觀示於衆人者皆其塵垢耳非方外之真物也子貢曰然則夫子

何方之依子貢不聞性與天道故見其所依而不見其所以依也夫所以依者不依也世

豈覺曰丘天之戮民也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也夫遊外者依內離

人者合俗故有天下者無以天下為也是以遺物而後能入羣坐忘而後能應務愈遺之愈得之苟

居斯極則雖欲釋之而理固自來斯乃天人之所不赦者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雖為世所桎梏但為與汝共之耳明已恒自在外也子貢曰敢問其方問所以遊

極是極方內之極也

外而共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

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所造雖異

其於由無事以得事自方外以共內然後養給而生定則莫不皆然也俱不自知耳故成無為也

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各自足而相忘者天下莫

不然也至人常子貢曰敢問畸人問向之所謂方外而不耦於俗

者又安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與內真者遊於外也獨

能遊外以真內任萬物之自然使天性各故曰天

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以自然言之則

人無小大以人理言之則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

其母死哭泣無滄中心不感居喪不哀無是三者

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

怪之魯國觀其禮而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

於知矣盡死生之理應內外之宜者唯簡之而不

得簡擇死生而不得其異夫已有所簡矣孟孫氏

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已簡而不得故無不安無不安故不以生死槩

意而付之不知就先不知就後所遇而安若化為物不

也化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死生宛轉與化為一

今豈待所未知且方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

惡知已化哉

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哉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哉故無所避就而

與化俱生也

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邪

夫死生猶覺夢耳今夢自

以為覺則無以明覺之非夢也苟無以明覺之非夢則亦無以明生之非死矣死生覺夢未知所在

當其所遇無不自得何為在此而憂彼哉

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

以變化為

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

有且宅而無情死

以形骸之變為且宅之巨

新耳其情不以為死

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

夫常覺者無往而有逆也故

且也相與吾之耳矣

夫死生變化吾皆吾之既皆自吾吾何失哉未始失吾吾何憂哉無逆故人哭亦哭無憂故哭而不

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

靡所不吾也故玄同外內彌貫古今與化日新

豈知吾之所在也

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於

淵

言無往而不自得也

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

夢之時自以為覺則焉知今者之非夢邪亦焉知其非覺邪覺夢之化無往而不可則死生之變無

時而足惜也

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

所造皆適則忘適矣故不及笑

也排者推移之謂也夫禮哭必哀獻笑必樂哀樂存懷則不能與適推移矣今孟孫常適故哭而不

哀與化俱往也

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

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

乃人於寂寥而與天為一也自此以上至于

意而

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

資者給濟之謂

意而子曰

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

來為軼夫堯既已黜汝以仁義而剝汝以是非矣

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言其將以形教自虧

廢而不能復遊夫自得之場無係之塗也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

藩不敢復求涉中道也且願遊其藩傍而已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

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

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

帝之亡其知皆在鑪播之間耳言天下之物未必皆自成也自然之

理亦有須治鍛而為器者耳故此之三人亦皆聞道而後亡其所務也此皆寄言以遣云為之累

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黜而補我剝使我乘

成以隨先生邪天率性直往者自然也往而傷性性傷而能改者亦自然也庸詎知

我之自然當不息黜補剝而乘可成之道以隨夫子邪而欲棄而勿告恐非造物之至許由

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

整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皆自爾耳亦無愛為

於其間也安所寄其仁義長於上古而不為老日新也覆載天地

刻彫象形而不為巧自然故非巧也此所遊已遊於不為而師於無

師也顏回曰回益矣以損之為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

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仁者兼愛之迹義者成物之功愛之非仁仁迹行焉

成之非義義功見焉存夫仁義不足以知愛利之由無心故忘之可也但忘功迹故猶未玄達它

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禮者形體之用樂者樂生之具忘其具未若忘其所以具也七日復

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

大通此謂坐忘夫坐忘者奚所不忘哉既忘其迹又忘其所以迹者內不覺其一身

外不識有天地然後曠然與變化為體而無不通也仲尼曰同則無好也無物

不司則未嘗不適未嘗不適何好何惡哉化則無常也同於化者唯化所適故無常也

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子輿與子桑友而

霖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之此

人相為於無相為者也今裹飯而往食者乃任之天理而自爾非相為而後往也至子桑

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

不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

故若是嫌其有情所以趨出遠理曰吾思夫使我至此極者而

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私載天

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

極者命也夫言物皆自然無為之者也

應帝王夫無心而任乎自化者應為帝王也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

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

不及泰氏夫有虞氏之與泰氏皆世事之迹耳非所以迹也所以迹者無迹也世孰名之

哉未之嘗名何勝負之有邪然無迹者乘羣變履萬世世有夷險故迹有不及也有虞氏

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夫

所好為是入所惡為非人者唯以是非為域者也夫能出於非人之域者必入於無非人之竟矣故

無得無失無可無不可泰氏其臥徐徐其覺于于

一以已為馬一以已為牛夫如是又奚是人非人之有哉斯可謂出於非

人之其知情信任其自知其德甚真任其自得而

未始入於非人不入乎是非之域所以絕於有虞之世有吾見狂接

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女肩吾曰告我若人

者以已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

曰是欺德也以已制物則物失其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

鑿河而使蚤負山也夫寄當於萬物則無事而自成以一身制天下則功莫就

而任不勝也夫聖人之治也治外乎全其性分正而後

行各正性命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不為其所不能且鳥高飛

以避矰弋之害鼯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

之患禽獸猶各有以自存故帝王任之而不為則自存也而曾二蟲之無知

言汝曾不如此二蟲之各有而不待教乎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

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

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

問為天下則非起於大初止於玄冥也

方將與造物者為人

任人之自為

厭則又乘夫莽眇之

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垠之

野

莽眇羣碎之謂耳乘羣碎馳萬物故能出處常通而無狹滯之地

汝又何帛以

治天下感予之心為

言皆放之自得之場則不治而自治也

又復問

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

任其性而無所飾焉則淡矣

合氣於漠

漠然靜於性而止

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性在

自生公也心欲益之私也容私果不足以生生而順公乃全也

陽子居見老聃曰

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

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

怵心者也

言此功夫容身不得不足以比聖王

且也虎豹之文來田

援狙之便執爨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

此皆

以其文章技能係累其身非涉虛以御乎無方也

陽子居蹙然曰敢問明

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已

天下若無明王則莫能自得今之自得實明王之功也然功在無為而還任天下天下皆得自在故似非明

化貸萬物而民弗恃

夫明王皆就足物性故人人皆云我自爾

而莫知恃

有莫舉名使物自喜

雖有蓋天下之功而不舉以為己名

故物皆目以居變化之塗立乎不測日新而無方而遊於無有

者也與萬物為體則所遊者虛也不能真物則造物不暇何暇遊虛哉鄭有神巫

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

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而走不喜自聞列子見之

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

則又有至焉者矣謂季咸之至壺子曰吾與汝既

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眾雌而無雄而又奚

卵焉言列子之而以道與世亢必信夫故使人得

而相汝未懷道則有心有心而亢其一嘗試與來

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

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

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萌然不動亦不自

華濕灰均於寂魄此乃至人無感之時也夫至人

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止也淵默淵

默之與水流天行之與地止其於不為而自爾一

也今季咸見其尸居而坐忘即謂之將死觀其神

動而天隨因謂之有生誠應不以心而理自玄符

與變化升降而以世為量然後足為物主而順時

無極故非相者所測耳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德機

此應帝王之大意也不發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

杜日

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

其杜權矣

權機也今乃自覺昨日之所見見其杜權故謂之將死

列子入以

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

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之

地文不猶外乎此應感之容也

名實不入

任自然而覆載則天機之飾皆為

棄物而機發於踵

常在極上起

是殆見吾善者機也

機發而善

於彼彼乃見之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

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

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之以太冲莫

勝

居太冲之極浩然泊心而玄同萬方故勝負莫得厝其間也

是殆見吾衡氣

機也

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鬪天者莫見其涯故似不齊

鯢桓之審為淵

止水之審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

焉

淵者靜默之謂耳夫水常無心委順外物故雖流之與止鯢桓之與龍躍常淵然自若未始失

其靜默也夫至人用之則行捨之則止行止雖異而玄默一焉故畧舉三異以明之雖波流九變治

亂紛如居其極者常淡然自得泊乎忘焉也

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

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

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

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

雖變化無常深根寧極也

吾與之

虛而委蛇

無心而隨物化

不知其誰何

汎然無所係也

因以為翁

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

變化類靡世事波流無往而不因也夫至人一旦然

應世變而時動故相者無所措其目自失而走此明應帝王者無方也

然後列子自

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饜食豕如食

人

志貴賤也

於事無與親

唯所遇耳

雕琢復朴

去華取實

塊然獨

以其形立

外飾去也

紛而封哉

雖動而真不散也

一

以是終

使

各自終

無為名尸

因物則物各自當其名也

無為謀府

使物各無自謀也

為事任

付物使各自任

無為知主

無心則物各自主其知也

體盡無窮

因天下之自為故馳萬物而無窮

而遊無朕

任物故無迹

盡其所受乎

天

足則止也

而無見得

見得則不知止

亦虛而已

不虛則不能任羣實至

人之用心若鏡

鑒物而無情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

來即應去

即止

故能勝物而不傷

物來即鑒鑒不以心故雖天下廣而無勞神之累

南

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

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

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

獨無有嘗試鑿之曰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為者敗之

